蔵山人遺草　巻之二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二六四〇五 號
七四 函
六 架
三 冊
類

內閣文庫
和書
二六四〇五 號
類
二〇六 函
三 冊
一 架

詩集文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405
冊數 3 (2)
函號 206 64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漫遊艸巻之二 一名兎道遺草

兎道山人澤元愷弟侯甫著稿

余之於孝秩甯燭之未光何啻薫陶切嗟丁嚶多得之孝秩氏云

〔馭風樓印譜序〕孰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所謂待後世子雲其復安在故又曰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然則彫蟲篆刻蓋不得時者所為共懐鉛提槧如彼其苦矣其三世一官拓落故已世嘲玄尚白者抑何大之為其唯壯夫是以彫蟲篆刻不得不為已余知子琴於詩賦又知於篆刻倶為識者見稱云頃

淺草文庫

馭風樓午未印譜成乞叙于余午未者寅卯而辰巳相續者也岡公翼合歷王叙其二集而言運刀之妙刻意之雅趣業已盡矣詭奇瑰瑋愈出愈奇如玉如[illegible]猶入昆岡是其好深湛之思亦足以見簡易佚蕩無有汲戚之態已子琴春秋富矣過此以往博覽無不究道進乎技而欲行則非時欲默而不能已於是孚五千文十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遂令人曰黨鬼神可也然後抗顏而曰彫蟲篆刻壮夫不為也與余有待子琴爾是為叙

醫隱説 周官醫師上士二人其屬中下士三十人秦漢有太醫令丞工長等至晉銅印墨綬進賢冠絳朝服屬宗正其後所屬不同亦有損益而我 先聖取制於隋唐而別朝復加備焉則典藥頭爵五品博士已下畢不下七品也不為不貴也方今東都則增秩以富焉優於古二千石而世其家矣醫亦不儼然顯仕耶吾友左君子岳自稱醫隱豈謂學而優猶不仕耶奚其然子岳以儒為醫以糈為貭郭而已胡𡡾仕於醫夫肉骨而生死是存亡而継絶也蒼生賴君之靈者日塡門巷可謂輔上之仁於下焉者也與夫奇僻偏僉以大不近人情自道不則文飾似而非者自

尊大其名欲强歯士君子之間者不大縣殊哉何必挂冠神武門愛松風遊泉石然後謂之隱哉朝隱市隱乃隱之深者已雖然子岳儒者也烏慕竊桃生之所為者乎哉闇然日章君子之道也子岳之業日顕是其所以日隱也四十五十其聞益遠其術益精視諸侯於朝而治未病大子尸厥生當生者乎則寶書遂而下奉秩以賞有功而輔其仁於上烏乃子岳之隱遂矣醫國固醫官不為宰相者所為是耶左君囅然而笑遂書以贈

小西正平印譜序

予廬尺北海精舍也豈曰典而有光輝哉朝教莫誨日復一日以故塾下諸子若親友或詩或文乃至雜伎小道亦與予相得而歡云塾生西正平蓋稱多能也近者留意於篆刻造次顛沛業已升堂將入室遂荒於務矣争友或為言一日幡然謂曰彫蟲篆刻為祟與而今而後誓弗為也友曰善心降矣哉篋中有印譜一巻其得意者云構思之[illegible]運刀自在縈爛乎奪目携來示予且乞序言予訖曰吁雞肋哉烏足冠予言既誓弗為也與何復愛玩其跡雞肋非邪正平憮然予徐謂曰勿傷此可序矣譜之有成乃伎之不成過而善改孰如其勇其諸謹

序焉爾夫業精于務進于勇〻往不休大器之成其何憂晩若其荒于怠何止篆刻凡雜伎小道何物不為之祟是故君子不多也其惟执御而已牟莫念前戲請相典質諸北海翁爾正平曰正唯遂書簡端而贈

〔蕙蔭堂寄贈編序〕世之薄世粛者非為徇名耶道德仁義其言危冴方袂其服抗顔於積之不厚好為人之師者世粛耶覆醤之具姜罷棗栗不則撝謙乎巧令者世粛耶無有一於茲而以此被薄者何居执謂於有見或求詩若文於四方而不已且吐且握愛客其天性云然尓東則西家怨南往北怨世鄙稱韞光猶曰胡為後我也其為人見喜尓如此夫書畫之觀海外之珍購奇書於天下徴我古昔於宋杞賢者尓有此樂矣長袖善舞倉鼠不饑世粛雖曰未讀吾必謂之博矣藏書萬巻家業有資尓浪華一甍封也患何不足惟日営〻非欲文之耶富而可求則於执鞭世粛惟文是求不尓善乎世粛而嫌徇名乎則陥朱而不恤於峨者耳余且怪夫世之薄世粛之所為者方今升平二百年所上下分定既久矣豈謂世粛舍其資而不耕不織負郭筆舌道説塗聴為聖世棄物

㒵不然獨善之行世肅亦有焉其當可以好禮矣巻
懷亦無無無論三都名流凡讀書屬文之徒孰不知
世肅者既而越渤海北則三韓其信使有傾蓋而故
者彼赤縣堂々之國亦復雁魚来往于商舶歐洛諸
蕃乃至我属大小琉球亦皆象胥相通相親於乎坐
為登岱之歎者世肅有焉名之普四裔德之為輿何
到之遠徇名之名世肅其何病乎遂序

送子邦移家河内序

姑射山人山退翁者孝秩義故
也孝秩嘗謂余其為隠居子之状㒵其所以醫郷人
之状云顧孝秩之寡許必不黨其同门矣余亦竊欽
其人久之山人以好瞿曇氏之教不欲處真人之居
㒵頃將買它山郷人留而不得則曰渇視我如先生
者其意不必在其伎則山人不能拂衣而去遂来浪
華而謀之孝秩孝秩以子邦應焉子邦雖數奇也孝
秩有取非但以其技蓋亦有所嘗試也郷人奮知北
海片先生者山人之所畏也則渇望子邦雲霓不啻
已然而子邦之篤志不欲以僻在為順境故辭焉蓋
姑射之邑雖僻乎其精之當二頃人或求一顧於山
人而山人深信孝秩則不能舍子邦而恐于郷人也
孝秩謀之余々不佞雖不足説子邦也力不能振其

貧則不得不忿于離辟也子邦憮然應其請而後鄉
人之喜可知矣亦今孝秩不失友義於山人而山人
則全其恵於鄉人爲止是而已哉子邦出則自試所
得而證之行事入則佔畢殺青述其所試將行之遠
耶其樂多不減孟軻氏之所稱又有慰[倚]門之情於千
里外之道也且夫姑射之石可以枕瀫河之流可以
嗽於乎真真人之居耶子邦姓赤松豈有待而合者
耶備曰子邦以儒爲醫亦將咀寶華耶鄉人得子邦
而各得其壽耶大孺人樂聞子邦之業將大行耶孝
秩與山人互安枕余則與而有光輝而已姑射即木

屋音取之訓爾
又嘗銘子邦藥筐（銘曰）維毒毒毒古之方肉骨起斃
汝之良
九月十六日子岳與諸友[謀]而結詩社推牛耳於孝秩
余亦在末列爲吟稿[序]甲集序[則]逸矣（乙集混沌社吟稿[序]
曰）今詩猶古之詩耶詩其不可已哉孝秩序子初立
詩社其指先屈我輩焉已會且盟者一百指其約曰
格者不拒去者不保既而十數人比肩而齎何其濟
濟於是一月兩其會豈玄亭厭喧耶未々謂之渾沌
渾沌之後無有渾沌々々之社焉得有二哉夫社者

以會意焉不會則何渾沌之有已無彼我胡有先後甲乙則其跡而已余最已敘吟稿甲集今而不言乎嫌于相外余既醉矣亦飽德矣形體久相忘何復遽辭爲嗚乎文明之運鑄陶萬類重淵累洽海內之士喁々嚮方詩教元正之後於今爲盛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豈浪華今日之謂乎碩儒鉅生蔚至雲合延竚觀光雲從風隨同聲以相應傳不言乎物類之起必有所由麹々錯薪言刈其楚乎則彬々之撰非序子而誰一唱而四方和焉豈不然哉今詩猶古之詩耶温柔敦厚成教於國者渾沌之社其效可見矣孝秩之指先屈我輩顧是陽喬與然則渾沌之義亦竊有待序子已諸居它日驗余言乎詩其不可已哉

〔私擬策問〕曰汎愛衆而親仁弟子之先務友其士之仁學者常行仁人其易知與仲弓南面之德冉有季路政事之選與夫閑儀之公西華亦皆高第弟子也仲尼之於之數子者尚且稱不知其仁也何亦知之難抑所指各殊學者未究其旨與心之德性之德至於管仲之仁而窮矣近時所謂安民之德與三仁虎齊之章其辯有空礙焉且博愛而能救非安民事乎胡爲曰何事於仁雖曰欲則斯至又曰吾豈敢已非答

辭烏得為謙仁果有異端與諸君之所任亦當而不
讓請無隱而悉其義焉（私擬對策曰）仁之為器重其
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之行者莫能致也若夫口行相
反是謂之玩道聞而不行如以耳食耶唐宋諸儒之
説仁豈不美哉其如言之無訒何況淺學膚聞如某
豈容得而論之哉雖然方今新學之勃興也人異所
見互夸所長耳目鼻口之不相借亦惟辨之所以不
得已也與夫仁有大小廣狹之分又行與事有所指
焉其合而言之道也唐宋諸儒言仁之義而不言仁
之方古訓是以不明也仲尼之意乎哉雖然謂管仲

之功亦成自博愛何為不通三仁夷齊其行合乎道
則亦安民之德已其以愛語仁歸之内者也孟子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且仁者必博愛然以愛為仁則
不可也若夫安民為仁要之事功者也脩已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誰謂外乎仁乎然安民為仁有所不
通合而言之道也如曰斯仁至矣蓋仁德本至遠然
人而不仁不為也非不能也顔淵三月不違其不然
乎故夫子言之以勤學者也與夫聖與仁吾豈敢章
旨自不同仲尼不得其位制作事功非所得而立也
豈遑辭哉仁非有多端所指各殊者語其方故也博

施而能濟者聖者之事夫聖者道之所出其何事於
仁如曰不知其仁亦有大小廣狹故已又不曰乎君
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雖曰在上之稱也不仁無
道之君謂之獨夫有君子而不仁者雖則學道何必
謂之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猶未得仁則其爲之
難誠難矣夫數子者身通六藝誰不據乎仁自後觀
之其曰不知不亦宜乎然如其心日月至焉亦皆有
之不然南面之德政事之選與夫立朝之能言者豈
不仁而可哉但其心不違者至爲難爾木訥令色語
觀人之道也其不曰有與無而曰近與鮮人之性行

亦猶如面不可預宜也知力行之近虛飾之鮮則仁
人可知已斯以親之斯以友之何問其心之違不違
乃古之道也且觀仲尼對諸問仁雖由其人不同必
以躬行言之則爲仁之方亦可知也大夫而稱賢士
而言仁以有親疎亦復躬行知仁其旨詳矣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忠恕之事也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爲是故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爲是
故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忠恕也孝弟也
違仁不遠則仁人誠可知矣耳知而親之友之亦爲
仁之方也蓋古學者爲己履而行之志仁故也今學者

為人所論皆鑿空玩道故也苟志仁則言之得無訒
哉況浅学宵聞如某豈容得而論之哉姑述親仁之
義以謹對

〔戯告諭鼠檄〕在昔張廷尉劾汝類掠治訊鞫以論報
遂磔於堂下焉汝何弗聞夫晝伏夜動不穴於寝庿
是分之宜汝已食我黍又食我稲窺竸翻盆雖不過
滿腹乎穢汚遺害不浅〻矣登檠走椸巾櫛雜佩無
物不囓無室不穴動輙白日公行以肆其貪豈謂無
復有名獄吏耶今而不討隠類蕃滋恐為大患汝以
暴行無禍為常與謂我屋所托與居側之悪猶可討
況非社乎碩鼠〻〻我告汝欲左欲右不必逐之若
不用我命者三日五日載殛載殄穴則薫之灌之循
牆而走貍貓以駆汝其勿悔

〔紀聞杉平治事〕聞杉平治者不知何處人初幽居摩
耶山中以佯哭仕于楠廷尉将士或謗曰雞鳴狗吠
戰國儻有用非美事也（用之人猶諂為）況慟哭悲傷何益於攻守幕
下宇正安者為廷尉患之竊謀殺之滅其諂因引平
治而飲于志貴氏正安従容謂曰聞卿之哭能泣壮
夫有諸平治曰我哭可以泣鬼神矣何況有血氣之
属正安勃然起色曰果如此試泣我二人烏不然腰

劍令卿泣耳平治怨駭顫振條謂曰古人鍼舌而箴言空哉公等將恐于其哄藉令盡我伎何益微軀不足愛也請一言以歿鄙人父為右衛門尉眞喬延慶中在鎌倉為普恩公家臣赤澤者橫死某時才脫慈母之懷親戚離散母氏遂落魄流寓四方突且不黒某呱々善泣劬勞之積母氏一旦寢疾饑寒相屬卒不起悲嘆之際囑某曰汝必復讐方是之時某之哭不啻三日三夜血淚滂沛九腸將斷吁嗟先人沒于非命母氏饑而容死不天未能復之逝者之嘆我徒悲吾哀則人以善哭吁我謬知廷尉某近日寔不哭

竊計復讐之日不遠矣一言之下忽至于此命耶非耶何為不吊且泣且語云云不已正安等恍乎如夢淚涕漣々不覺歔欷平治善然擊節而曰公等泣耶前言戲之耳幸勿深罪二人駭然亦未知之何卒善遇云是時尊氏兄弟據京城擁十萬兵南軍偶不利也流言源中將楠廷尉為（中）流矢死于亂軍矣楠公因使平治放計於敵軍平治受策昧旦單騎至戰場駐馬一僧院前放聲大哭僧徒怪問則曰某楠廷尉之小臣也昨之戰廷尉墜躬於流矢悲哉某時不在遂（卒）失尸之所在欲殉而無益亦何面目歸鄉里進退維

谷不知所為若帰于佛以全忠於報主其或不乖耶
諸君不棄牟甚衆僧憐而許之終薙髮而受戒因請
曰某蒙廷尉之殊遇銘心不可忘也而其骨未有所
帰是可恐乎相與就戰場捜求髑骨嘗肉惟信惟誠
愴然如失愁然如怨平治泣則衆僧亦泣或見而怪
其故又聞而憫三人成市虎尊氏實其事焉楠公又
多奉炬以示走因合枚以急撃其不意尊氏走西國
平治竊取其馬而亾嗚乎楠公善用人哉平治之技
亦奇矣哉

〔東林稿跋〕余自綰髮以来從先府君而遊東林周旋
樞兼私心竊慕高風久矣和尚偃伏之憂不以小醜
或為豎子可教矣動輙以仲容遇焉余殊洛薄和尚
常賑南阮之貧慈恩山積狗馬之感銘于心膂然尓
不能脱世覊而學無生遂去客湖中出壻浪華違和
尚愈滋遠矣雖然區々不可不在鉅鹿也和尚一旦
僊化傷懷何盡駒隙荏苒嗟乎亦無為為善也唯教
誨之在耳豈可孤肩於無何有之鄉哉偷懦轉脱抑
誰謝肩此稿空為嘗膽爾時復誦其詩瞻乎尋昔日
於嚮像嗚乎亦哀哉若夫和尚清文玅識具眼乎斯
道者業已覧徳行於平生而證之文字禅余也幅巾

男子其復何言乙酉之秋九月望族姪兒道澤元愷
謹跋又與其嗣法嵩山書房選懦東林稿謄寫未卒
病魔為祟瀕死不死豈天之寵耶亦長沙氏之道有
在爾老叔禪師嘗謂醫亦不可不學也豈謂房今日
耶思之心猿復躁房跋中所言亦今日耳忌日在近
謄本一部貢上鄙文真贅哉唯取不破妄語戒可也
有座下命故并致若有献高貴為房拙藏為妙惟房
選懦有加於病餘又患眼謄寫不能卒業於仏期而
假手於人有負座下所恃同病相憐耳貴恙近状何
如房所友善有專門醫其鉤割鍼烙之治恰如匠石

之斲堊漫也輦下多士不審有彼善於此否也若欲
得一診乎飛錫南國不甚難矣渡杯十里亦應不減
剡溪之興弊廬雖下濕東道有房如何如何若有賜
報使一驅烏國牘華受不欲煩座下亦惟同病相憐
爾

丁亥正月十三日宣去浪華而寓予邦氏於河内木
屋村余自贅山氏安堵十年一旦忽至折著斷帶嗟
乎一棚隗畾今彼寡與孫者余也其餘奚足言其餘
奚足言余雖失據而歸子邦子邦不比之窮鳥三月
之久毫無德色亦惟管鮑不以時耳時河内痘疫流

行木屋為甚子邦之門如市日夜栖〻余亦不得寧
居二閲月之際所療凡一百五十餘人其治眞不治
幸不失一診余嘗謂痘若傷寒有瘡耳苟易眞也人
或謂無訟獨子邦然其言方今賀諸行事相謂為一
快云余有遊凡小志化
〔眞子岳書其畧曰〕前月廿三日眞村豪廿年遊金龍
寺自牧方濟澱(水)沿芥川而登山〻路頗嶮泉石洵美
寺在山巔間闌抵門則滿目皆花〻皆一様空春也
一陣春風靡雪漫〻山寺春夕之什可想哉漸至樹
下地寂人稀幽趣可掬有禁榜乃出門席地而飲〻

而聯歩古墓之辟第遂探花井訪能因冢又抵西河
原看所謂疣櫻若樹唯一本(株)其陰東西六十餘丈亦
奇樹也唯未足大觀已至三島江買舟而歸子邦家
本月三日遊巖船獅子窟村人尾生為導先登妙見
山〻在木屋村南二里許相傳星隕化石因祀焉其
近村曰星田乃其來由云下山泗天河之流復入山
可里路殊狹隘左右皆石壁〻下多巨石其尤者曰
岩船高二丈餘延袤不甚殺其上可列數十人望之
兀然如山如垂天之雲橫截澗水而水出其下故有
船名其形不必似也若夫為之第為兒孫遠近皆奇

一字空

石如蟠螭如踞象似洼者似汚者漸〻磊〻不可勝
記且顧且歩如足之妒目何斃辟而行者十餘町始
至船下尾生石頭閒行厨且飲且歌久之意盡而去
獅子窟距此三十餘町抵寺日猶在衡陽踞廃門礎
以息吟酒助氣有僧為説十二景又示興廃縁起役
小角草創之聖武天皇再造寺院今寺寛文中浪華
豪民無極者所建云窟在寺傍巨石相藉天然作獅
子吼之勢其口可容十數人矣回首遠山之秀時来
襲人衣裳亦懐我子岳哉它莫足言者向壁在邇四
月五日

四月十九日角巾出河内將遊粟中也先是子邦典
邑人謀令余村居修業然柰志之未遂不能從其請
也時有藝人勾引我意者欲往不果井元孺為遊粟
之説遂以本月廿六日航南海為既至會國中行新
法余抵圓徳寺呈元孺書住持僧相迎先告以新法
之故余不知何故乃引余一室告曰新法舍客之無
文引者罪逮伍隣今井生有書且貧道嘗在大坂仄
聞先生之名藉令坐罪千里之客安得不舍余欲去
之他無待則不出關欲速還大坂又無船引晝夜伏
仰一室倌如拘囚殆為商鞅增一嘆已凡二十餘日

方始得脫自茲無意復遊矦國姑僦居浪華扁曰常足之室戲仿之記々曰容膝之僑其席凡十有二褭延之三之一缺而不席者四之一障其三分而界為南之(向)牖亦有紙障之閑闔其室環書之外唯木几蒲團几上之研有二其一凾烏朱白小研寓在水礶筆筒鎮子厭尺雜沓臚列筆洗有小碟書架帶簽紙日課之尉空其二格一藏界枋裁板書刀燕尾鐵尺錐子等此是裁吾書之用也一則楮先生副墨毛穎數子而已又坐右有担塵拂有棄紙洞有香烟盤沿壁而架桁竿外套褭服朋衣帨巾與烏帽熏韈其下有佩刀摺扇香橦烟你及賬中褱々中但有牙扠耳爬類耳書厨凡二十餘十三經欽定四經三禮義疏是我駢毋也四子則集注及物子之徵學庸解等史學唯斑馬及温公通鑑文則四家之集又通考通志韻瑞藻林藝文類聚及伊氏之著仿備之搜索字典韻會韻鏡為字學另一凾性理之籍脈家以長沙氏書為經其它素靈本艸金鑑寶鑑以當負郭之田若夫西漢已上所謂十三家及稗官之雜若存如亾不必常有然目未曾得古書也我腹之楞亦可以警佚哉其具則竹籭木桶各二槽在宅之址邊水缸在槽左

釘槽上而挂飯甲蓑斗薑𣝣木榼又吊桶汲義井提
桶貯之路上賣菜蔬則買以煮煎之味醬用沙盆研槌
或時備前之醬攝南之酒亦皆待擔而粥也調齊在
一炊時飯熟則就模以煮煎若得小鮮其脯脩亦如之
鑽具吹筒遞火鐵筋廚刀肉几於是皆有其用雖無
蒼頭亦常用僕憎而㷟架之所設匠制之盆方盆三
箇空翁甀盤酒鎗注子急須烙鍋皆自供也偶有其
筆之客自遠來則一卓子同被衾無方枕之僅供則
印匣以代其他衣箱寢具等戸席之一方以藏穀匣
行竈茗瓶炭籃行燈提燭相比相伍棕帚條帚盥盤

浴盤皮鞋草鞋木屐木復倚四方之隅而居又有蓑
笠不借之待遠遊出遊則貓鼠以留守尚鎖其戸以
備宅盜出戸五弓有外固其間狹隘暗昧殆如入闇凡
之洞嶮亦可負哉以故人跡至少以故空讀書業已
不知人寰之趣胡為記歷日我以此為吾常々之不
足其何足之有遂名曰常足室々在浪華久宝橋西
余向得袁氏功過格而好之因為之序說曰微言既
絶禮樂掃地以降修身之道不得不歸重於内也子
思說禮樂之義而孟子孫卿亦皆跳而之理蓋時為
然已若為宋儒則挑一而廢百者與文王不興其誰知禮

樂之情者方今之時禮云樂云何玉帛鐘鼓之有而
況斷髮徒跣刻額黒齒由何生易直子諒之心若能
求諸己乎則學問之道無它强恕而行仁莫近焉故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强恕而行莫近於功過
格焉以其書出二氏而因果報應為説學者不取也
甚者大笑莫之能視也微言既絶禮樂掃地以降禮
云樂云何玉帛鐘鼓之有而況斷髮徒跣刻額黒齒
何問無齒決仲尼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且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功過之法違此不遠
是其恕乎豈非終身可行者乎儒不寶金玉維善以

為寶無價之寶安得嫌出海外哉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有餘殃影響之説其復何病嗟乎一日不念善
諸悪皆自起務記之則善以自益悪以自損道理最
大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何必筆為雖然
人非堯舜烏每事盡善仲尼不云乎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而況方今之時修身之道不得不歸重於
内也余嘗耽博而求斯書焉在修己以敬讀之一再
恬不留意思之思之不斂如余不得不三省吾身也
微言雖絶禮樂雖掃地雖斷髮徒跣雖刻額黒齒内

省不疚油然而生易直子諒之心乎則鄙詐易慢安得而入哉造次顛沛自强不息則積小以高大其德日新光輝必有隣亦惟德輶如毛鮮能舉之謂行之維艱也因為ゝ序說以自勵亦告ゝ同好云（丁亥六月晦又刻功過格小引）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云則與其後進寧野而近於仁强恕而行斯有道焉譬如為山積一簣進吾進也虧一簣止吾止也名其書曰功過格其唯違道不遠我以為忠筌恕歸已其惡影響為說也則曰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豈不愈忌筌而羨淵捨蹄而守株者乎然況亦無有乎爾

則不得後進於禮樂者乎昭烈有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有味乎言之夫積小以高大參天入雲不崇朝而雨天下亦未之或知也遂刻以贈同志

（復山退翁書）誰謂獨猶亦具性安知有宿福在乎僕不讀一葉貝典則以論已坐禪靜坐目以為疾雖曰輕詆亦惟蒿猶固執管斑而不疑全豹於理外詎足怪哉向遊河中ゝ日為人解說道理渠亦蒿猶僕語而不答欲使瞭然言下也委曲反覆理跳而出理其理非常ゝ理忽爾有省悅乎如入無何有之鄉似遊

桃源洞裡然而住郷難常若存若亡亦自不知其所
至從是之後雖馳思前路操則存庸則違應事接物
於我何有但伏讀四子而尋思其義時有似披雲之
望潭思沈黙歷觀先儒之說有似登高山而瞰丘壠
於是治々自喜欲言而口不能言亦蓄不果究微出以
論則親友見以為狂為夭僕亦陽笑辭尊奉而羅焉
知非語上之器哉亦惟黙契而已僕不讀一葉具典
則亡論已妄謂此是所謂一切種知者佛心印者以
此度人乃是慈悲以此行法乃是僧伽是耶即見性
成佛之人非耶彼妄化而已欲因足下一叩靈源嚴

廉前書之浮沈不可知則其意不得不遠千里徒慨
（不能無按劍之嫌）
宿福之薄爾爾得足下書於令嗣君則揚確吾道而
證諸文字般若深切懇到為葛藤亦具性耶欣然當
心者千里同一月殴今遠隔千里鯉往鳴来如把臂一
堂上者宿福之不薄耳仲尼曰有朋自遠方来不亦
樂乎說者多但解樂字而不解樂何物足下若能點
頭吾所以樂者歟蓑笠雖不往杖屨雖不来必也把
臂一堂之上耳如何如何新刻二本貢于左右其為
遼豕固也此奉亦僕自證足下果點頭歟亦必有取
僕之驗足下亦復在玆如鄙序所謂蓄不果究者在

方之内而說方足下所謂無藏乎汝若亦復在茲若
能會此意乎則日用不知者無意必固我者造次顛
沛於是者乃僕會足下意也宿福之果不薄杖屨不
肯來請著蓑笠但未有出期艸々布腹心但思復過
殷洪喬耳令嗣君無恙勿勞道念
(再答山退翁書)頃報致送自片墊反覆丁寧亦惟老
婆深切哉雖然至責僕之無訒殆非所以望足下也
僕雖狂愚豈敢曰能之豈亦欲向常人而說不可說
哉僕所言理而已非事也孔子雖曰吾欲仁斯至又
不曰乎聖與仁吾豈敢僕之所言理也夫斯理也無
聲無臭不爲瞶增不爲愚損亦詎爲佛老而内爲拘
儒而外哉是謂一以貫之吾聞教外之傳爾不外斯
物也然則見性自證何不可之有諸子之言理猶且
汩沒是非海理奚足深信足下以絶倫見彼輩與蜥
蜴之爲龍亦未可知也所謂黄龍諸子亦未知何等
癡漢况未嘗讀一葉貝多何知無示之意趣妄意書
所見於別紙以呈亦復理而已仁之爲器舉者莫能
勝之行者莫能致之况不敏如僕豈敢但違此不遠
亦猶一匊之水與海同一已其復何疑僕自證如此
今足下愈滋斯之不信所不恤也業已不以常人待

則不可説者不得不説也老婆深切幸勿深罪
丁亥之秋為播摂諸地遊有（紀行曰）俯黙始除則秋
色日促遊趣偶鴻長郷書請弄月於海濱余喜可知
矣求所偕而不得朋亦至烏巾霍裳甚笠蒙蓑不必
改屨衣挂方便嚢々中無長物唯盌楪烟具類耳絆
縢蹝屩日夕出蝸廬而訪長郷長郷風流調暢此日
與少年會飲啣杯吟嘯若旁無人余至投袂而起急
収行李戴箬笠以發抵江戸港買舟々未放主翁行
酒余亦强飲數杯酔而臥舟中夜半恍爾覺而視長
郷亦為華胥之遊矣四顧月色爽朗清暉衝波浪煜

煜然余舟如浮銀海中時宿酲與注病相發動嘔噦
相継不唯不能忘憂卻買苦已瞑目多時舟達福原
濱東方未白残月朦朧秋寒砭人肌骨汐觜有火海
人熔（燀）船底也至此吸烟徘徊将別色村民来集賈人
捻海運之船也長郷所識艚戸武村者亦出相見而
喜揖余而延其村曰神戸民多饒商武之供極備長
郷問摩耶之行主人使其弟某為郷道乃経（二）両茶店
歛馬浦至麓而息逞稍巉岨眼境次第開回顧運船
數百舳檣相撃如不容數阪躋攀帆々遠近不嘗相
接而（亦）非始聚者今散也益攀眼境益開左顧右瞰轉

一字空

回迂曲始至忉利天上寺仰視磴道層々樹梢入雲
寺之所名是耶磴級一百磴盡有伽藍置觀音大士
有記云古昔仙人法道者創焉元亨釋書曰淳和皇
妃如意尼所建也今猶儼然一名區也而不在所謂
三十三觀音（大士）之數佛陀亦有不幸歟以此不為巡拜
者題名所塗汚地尓清靜堂幸歟武生引余二人飯
其子院村酒强飲凭欄眺望滄海變為庭際盆池紀
泉之諸山為之界堤淡島如池中假山西北限以鐵
拐峯武之指先指兵庫而福原而脇濱而大石而御
影益左則五百崎蘆屋西宮尼崎歷々瞻乎嗜然可

荅其指一轉為浪華浪華在灣海東南之隅距此一
日程云益轉右則蚊田粟島苫島可峯趾而越者河
波也無數之舟船至此失所在但點（見）々如亂鴉始知
山之特高矣而觀海之勝々此余未嘗徑目也其路
非危轍千折則獸蹄鳥跡実可用武氏元弘中赤松
氏據此霸於播攝之際武長卿請行余謂下來路無
取興諮之僧自西北間道曰青溪峻愈甚余不恐忽
棄其勝時々接遠景則樹根妬而囓足々蹈奇石則
垂枝拳我頭稍下澗水淙々或激而鳴則謂瀑布在
近右折數里乃得一村落曰熊内又行數百武抵瀑

武村与村老使一蒼頭以肩行厨以送余二人
辞氣勁切令人既嘆千歳之下哉

布處泉不懸之天而布地名布曳高十餘丈如斜曳
疋練傍有望瀑臺非斷而削成一奇也幽致雖有餘
乎猶如飽太牢而藜藿不可箸已乃去謁活田祠規
摸頗弘麗日方浴雲澗暗中摸索箯梅梶原井而還
武村家則東爛公老相集而勞似謂有貴客矣厥明
九月十三日此夕爲良夜盖寬平上皇詔始云當投
宿須磨日高發一蒼頭肩行厨武村與一友生送余
二人（行）抵廣嚴禪寺展古寶而視之楠公書二幅其一
非親筆軍扇幟串等其眞贋吾不知也其（与男正行）書其言足
以欽英風爾亦何間然其譯曰使々非他顧我戰死

在近歟欲見汝成立而義唯有死而已死則乃公事
畢矣汝唯學爲學而成立則吾志自可得而知已白
鞘一匹上所賜也甲冑祖々相襲至今我所貫也
併贈爲永訣耳建武三年正月廿日軍扇用革作之
以髹上裹平而下圜所謂便面也径可五寸鐵其握
長可二尺風韵頗古雅幟者巫祝接神之物其柄曰
串俗有取而代旗事其長短於軍扇可三寸有字
陋拙昔者水戸侯義公特表其墓投化明徴士朱舜
水作銘其事皆口碑之所傳者也嗚乎世稱我諸舊
武誠不讓也武村閑尉於茶店酬獻一回乃別经筑

島寺抵平相國墓舊跡多石浮圖土俗亦多誣説不
足信也遂行須磨寺亦有什物平公子敦盛笛尤著
聞亦復多假托余倣荀輿長卿嘗一過播中留此不
往故也比至舞子濱天朗風師不驚夕陽與海水映
發文淪如縠如錦又如琉璃盤如鏡滉洋萬里上下
為一豆島江島輕浮如雲ゝ影出没一瞬之際或聚
或散又峻又衍儵忽千変目眩不能状其象也淡島
相去一里云怒聲可喚正與舞子濱相對盆千壷丘
愈滋向我色動舁人促帰獨酌一鍾與餘令觴而乗
凡攝之西界環海鐵拐峯為之障古昔置關可想矣

海若怒發則一之谷以西潮乃囓山之足噬之數弓
行路頓絶意者寿永之時常囓而不吐耶東軍越山
而襲皇居殆如推卵然宜矣既而還須磨長卿雇一
村童負尊布席沙上穿沙作突以温酒與余箕居以
縦観焉漂碧盪金変為一白繒所見一疋蜀錦今見
其裡面耳帆影隠顕烟霧中洋ゝ不知其所往興趣
未盡継之千情萬緒互酌以澆遂醉而帰ゝ而臥不
復與言十四日夙發須磨驛取正路而行自永田村
至兵庫多古墓乃平氏諸盛所戦死也過福海寺其
扁足利公所筆渾雅可愛長卿訪北風氏則酒脯慰

勞余行視鑾〻之大可容數十人海鮮百許頭空遊
相逐有所謂比目魚其行如鼈非而〻相比也飯畢
日旋過午余欲嘗鶴越長卿不肯遂左夢野攀十輪
阪是謂烏原路〻唯羊腸頗嶮峻時〻泉聲快洗我
耳行可一里嶄然山開村落出曰烏原秦人避亂者
猶在耶又行里許山椒可以観海矣又行數百武路
開稍平蕪不知其山也遇童之牧牛而知人間之不
遠耳得一村名曰東下日正下舂宿村民家十五日
辨色抵衝原村〻在攝播之交距東下不半里而近
有千年家相傳大同年所造營丹生山聳其右屹立

巀嶭樹色襲人余不覺神飛長卿憚嶮而難悵然而
行〻距東下不一里而近曰原野村〻民家有梅雨
泉廣四兩席深不過尺梅雨則湧〻則水旱無涸溢
以漑數頃之田〔過〕梅雨霽則涸年〻不失其期云世之
所聞知也又行里許村曰溪上訪村民文夫宅〻前
之山草樹蓊薈積翠可摘文夫携樽先登尾之數百
弓松蕈如布地余與長卿興趣勃〻載采載煮香氣
異常引觴滿酌使氣嘗陰此日霞布雲豁彷徨乎疑
登仙羽化大叫快哉更攀一大白而別日猶晡時路
出山伏阪唐櫃村乃得一溪即鼓瀑之下流也行凡

出壷則廣野
莫々行凡百歩
猶聞雞犬之声

三里許日莫抵有馬繁華雜還別爲壷中天地但觖
幽清之趣余二人亦浴泉一再即寢々而謀登務古
山々一名六甲其高千仞以外周回與諸峯連亘不
知幾十里山半蜀馬以故佳敍不多飯畢収行李以
授導者則荷擔而先發有馬二十餘歩南折五十餘
歩邐迤沿溪而行二十餘町至山麓踞巨石掬溪水
飲之以登非撑巖角樹根而蹈則沙石崩壞不可住
足而觀者可半里榛莽披面藤蔓繭足而不顧相呼
奮臂以前達山巓旋平坦西望播磨丹波諸山如培
塿如平原如坯如穴東北攝山之士壤亦皆對我甚

高出雲表者金剛葛城生駒比叡亦皆接襟衽獨愛
宕冐煞而不見但觀海非此山所長也斑荊而坐喫
烟息踵嶺上有石室小佛祠近郷之民所祷雨處也余
謬曰天不厭昇平與霽明五日肩上如蕢笠何遂下
樵逕不甚嶮各復肩行李以下余卒不能棄雨具也
澗水漸雄壯左濟右越可一里許溪陥而化水簾高
十數丈可觀又巨石多奇横谷立嶺或相集而語又
相迎而揖如羽仙如胡僧如望夫之婦不可枚記得
一村乃飯名曰蘆屋之里回睇所過兀然雲間緩步
経打出濵抵西宮或曰此祠祀唐玄宗皇帝也豈雷

田熱田祀楊妃之説與其言曰我呼外國為虞因其
訓名曰惠美須帝小字三郎故稱虞三郎帝後居西
宮故名其地附會之妙烏知非潘吾之誕此夜投宿
茂松菴長卿則訪婚家翌十七日長卿手自提尉以
至將遊兜鍪山余以俗迫不欲乃罷正午出六湛寺
過津門村有寺曰昌林樊籬荒蕪唯古松數株大可
蔽牛頗有幽致躊躇少頃遇僧之出行問寺所緣而
知如意庵舊地寺後有牽寿墓事見野史距此二百
餘步有荒冢埋大江山妖賊酒天之元云又有高師
直冢過小松村等覺寺小鎚比至尼崎日正懸車買

小舟而還夜將初更棄舟於江戸港而歩歸家則匏
居四壁呵研作記聊供卧遊余好遊而不多遊ゝ之不足文
也是亦何足為文雖然安得比之古紙上觀余嘗彫
登山觀海印今取而名云

〔為頼千秋壽乃翁六十敍〕頼千秋謀壽家君之六秩
也為文乞言同盟余不佞與千秋交日深亦復與焉
蓋攝之與藝風馬牛不相及也丈人既服官政那今
養於鄉那固未之聞也若夫外珍五耀内守九精遁
遙乎山林溪谷之間不則奉瞿曇氏之教者皆非其
所樂云夫三老五更徒數甲子而養於學者乎哉頼

丈人而矍鑠乎則為千秋者待其杖於國於朝貳膳
常珍輝榮鄉里未晩矣不則千秋之業方今無成々
而聞於家於國徒弟如雲相率以寿家君與尓未晩
矣而如余不佞懇請不措何居千秋夙恵嘗鳴於學
士儒生々際也多謂速成速成余不佞與千秋交日
深旋與筆研未嘗見才氣加人者又嘗見從先生長
者而行其名雖雁行相若將為之肩席吾曹狂猶爾
女相詈開口方人誹議蜂起千秋處之靄然謙虚如
至性然余見藝人不為少矣況才學如千秋見老成
於弱冠求之大都其易得哉顧家風有在丈人之慈

教可見矣哉既而千秋肩笈千里日積月習為々兄
弟曰多一日人情世態業已熟焉於是視家君之志
思其慈教而一喜一懼文至於覽睽之辰則為千秋
者烏得無請於文以會者乎然而丈人之志不在逍
遙乎山林溪谷之間尓不在奉瞿曇氏之教而千秋
之謀寿也絲竹歌舞雜沓亂發浮白無算衎々厭々
耳熱首濡相謂愉快亦惟家風有在其所不屑則方
今六十以化嗟亦其人可想哉然則何以寿賴丈人
請敬敍一言曰藝之海百寶生有又有子竹原之鄉
發厥英請待之十年丈人之德稍々邵貳善常珍養

於卿而國不則子秋之業方成在家必聞在邦必聞
徒屐如雲相率以寿家居其余不佞與千秋交日深
必叙以祝辭已

〔城氏日新居説〕田甫濱海其民多舶賈城子邈居此
亦嘗業其業距今十年所子邈所運之舶漂蕩東海
當没不没経數月而漂到蝦夷之地本不葬鰛魚之
腹而羇虜如兎指腹求食之皆不火茹毛啜血千辛
萬苦當死而不死其何奇哉子邈時尚弱冠而能言
詩至舩中人相食子邈囑所齎書而待旦夕之命焉
既而在松前欲謝恩人而無一物唯(餘)老子一本乃贈

其人云瀕死之際尚能手老子而讀之亦何奇哉可
謂能存志矣今茲丁亥决意廢業就李於吾黨可謂
能成志矣穆卜之居名曰日新齋片子孝秩扁而聯
之又謁予其説蓋浪華之民矜慎枝懋々壊々唯仰
機利子邈在術中而能拔群於予亦奇哉雖然在虜
狄則引之詎足奇吾黨子邈従此門墻詩書亦能奇
日新之業其唯詩賦文章耶彼大海洄風驚涛如山
騰踊澎湃霾翳朦朧萬里無際横海之鯨将吞我船
蝄而鮫人之怪無氣而能行能飛而無翼與夫黿鼉
蛟龍横尾曲頭方目偃領無數之波臣出没泛濫不

可端倪或鷙虎之肘弓矢四海如陸蹈嶮巖如平地
千態萬状愈出愈奇子邈之所固有則發為文為詩
每篇出令人驚與果吾黨之奇士也亦惟在日新之
業耶予之有待子邈是已業已能存其志又能成其
志猶且春秋如海如山富有其可庶幾哉若夫高德
之箴孝秩存予復何贅田甫俗化傳法本化佃浦子
邈初出農故佃太篇今又羅海運之業故浦太水子
邈自道予亦取從主之義已傳法距浪華治一里而近
〔頼千秋即就居集小引〕弇充有言千秋往而千秋来
謂為我千秋而道亦可矣一堂之上旦莫千秋蓋余

之牽也豈止一友生乎哉相與千秋旦莫者雖不敏
亦有待與嗚余一冊子而曰家居有命而今而後質
第應酬折簡之徼必録焉豈其臨觴哉請得子一言
而冠善哉乃翁欲千秋其業與可不勉哉千秋我旦
莫不佞元愷亦與有光輝已勉旃千秋它日言晏於
子余亦有待于茲爾
丁亥之冬予岳千秋輩為作文之會余亦有時而與
要一時之遊戲未足收録今取其一二聊供它日之
説話云
〔私擬策問五道其二〕海內諸侯地無大小失其貴於

三都富商甚於戰國之於藕張矣有司者奔命於乞
貸殆至搖尾求憐貧亦已甚豈其國損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耶抑大災薦臻耶厲疫相継耶蓋升平
二百年所民目未嘗見金革毋論已其國有山崩川
竭蝗螽螟螣而然耶豈有如蔺無子遺哉諸君擣羨
詩書又已審時勢居則曰非其位也如有以我若與
富之教之既有大訓何以救今之弊若不悉其說恐
不免経術無益於吏治之誚也（其二） 神祖創業唯
質是尚封建勢定而五等之目未有其制也率土之
濱無所不覆而不太臣位雖曰至德乎王者之號未

得稱烏國是則固有近時關東學者動輒正名自任
雖曰言不順也非衛君待子而為政也已非其位將何
正之為而曰名教在吾輩非僭則妄已故事東都准
仙洞然則稱都稱廟稱御稱制可矣稱國家稱懸官（是）何矣
其稱諸侯是猶明人稱方伯於郡守與猶可矣關東學
者往々稱山城天皇稱天皇某諱又稱皇臣又令邦
君稱孤寡其儲亦自稱世子抑於海安歟 天朝官
爵欲措之何地哉非僭則妄者非耶二三子尸祝關
東之學自有其解請勿金玉（其三）萬古王一姓華人
羨稱云今學者唯務效華人而視我 先王如彼視

勝代如東都太宰純公然称天皇某諱是豈華人耶
京師宿儒有號仁齋名維楨者曰維曰仁是皆御
名之通套童蒙亦能暗焉臨文則曰不諱也豈得以
二名共嫌為解哉古昔辟諱之法愚未聞其詳然伊
豫神野郡以 嵯峨天皇廢之大伴氏以 淳和天皇
為單[姓]昔者新井白石使韓使改其國書則知東都亦
有制焉 天朝果有律乎則彼二儒可斬矣諸君華
其腹有年矣請試論毅方坐朝出令之時為之如何
併今之所行告于我（其四）浪華我燕趙耶號称難治
若夫吹竽鼓瑟鬪雞走狗亦博蹹鞠為俗株連蔓及

之弊苞苴弄法千金舞文則姑置頃日近頼返鰌吉
白昼刺人於大道稠人之中一發斃三人餘亦及傍
人其他奸梟類此遲命匕首二閲月凡十數人云非
賈生孰不長大息乎愚聞逐捕官藤織部卯都於東
都時族戚三百餘家街戶不閉者數月矣武健素不
乏其人但未聞化之以道術者設幣命遞降隗始在
諸君而問以蒼生何以致此諸君淹留斯土思念熟
焉顧有所先矣三年之成則姑置請道期月而可之
方（其五）醫之為良可以輔上之仁其政豈可以忽諸
方今商賈破産則醫未暮欲免力役則醫遊閑公子

見逐則醫與夫犂人餅師俳兒優子亦皆一變則醫
豈以為無市籍商旅化務而庶逐什一歎嗟亦無賴
逋蕩藪哉醫〻無良職之是由雖然今之為良多起
衣褐之中胡三其世而良之哉諸君一旦當晦夕之
羊何以救今弊其君其親急遽之際何以擇其良夫
良之多其可以輔上之仁其政豈可以忽諸明告于
我夫二三子

讀物門五子文

余從諸兄之後而與著化之會同也
題以讀物子五弟子文胥命爲余也嘗學物子之所
學耳物子之文猶且不盡讀之況於五子乎亡已則
皮相是言如東野之才金華之達文之以禮樂亦何
有惜哉夫不假年也春臺南郭人家其言伯仲之間
睹周南哉譬之馬亦皆汗血之駿也其長及馴逸才
絶群不辱奴隷之手者春臺之馬耶物雜謂之文唯
是不雜白馬翰如未受飾者耶然皮束筋〻束骨要
不易得之良也但覺肉少豈其養不足耶麋背麟腹
庰胷龜尾斑毛炳燿其文如錦者南郭之騏也望之
小就之大蓋肉馬也故其才不必在超影逐風之選
也毛詩傳云青黑曰騏或謂蒼艾色又謂青驪如博
棋是也金華之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黑麴雖曰逸

群好跳擲不堪御也其眼有紫艶其口有紅光準上有旋白毛謂之戴星馬是東野之的盧也所憾上歯不鉤耳獨得其主而致其才者唯周南之乗已其長不及春臺之馬而馴德過之其毛不如騏而朱鬣雜毛寔諸矦之服也若夫物子駿乎駿者耶鳴乎天下之馬也盛矣哉諸馬出而驥北一旦空雖然余非有伯樂之識而况未熟其讀姑言以所見而待諸兄之論定云

〔蘐張優劣論〕蘐張殆非匹哉其同則揣摩傾危而已詐僞反覆而已少時見辱似矣得意而驕似矣蘐縱遊七國張横行七國是謂在伯仲之間與秦之爲虎狼誰不恐喝者蘐之一説弱燕先嚮應而趙肅不遑顧後也夫山東之雄帶甲數十萬則其居子以數十人矣而無有一人能持短長而諍辯者是其存亡之權有大過人者哉猶且蕞尒之邦君攘臂按劍於言下而睨秦爲田屈二彊勢如建瓴其口才則亡論已蘐秦一出虎狼不闚關者十有五年于玆烏謂非美利乎儀之自明不及如也固矣夫虎狼饑餓而張勸之魚肉之説况其説見用一秦惠則成爲蘐之説則不然燕聽而趙不與則不得趙許而四國不肯以不得

然而蘓成其難於一時張致其易於漸虎狼之世群羊非如六國之於六國也蘓緩頰而說之六國石交十又五年矣張則據虎狼之威而驅其盟將渝之群羊豈可同日而語哉張之無情於楚而蘓在則不敢出山東蘓死而後衡之說始伸美蘓則秦儀於秦猶視豚犬歟措之我術中十又五年矣豈亦可同月而語哉起徼一旦佩六國之相印者實自蘓而始張傚之而其說求之其反其難易亦如此故曰蘓張殆非匹哉六國若察秦之本謀其交宜益石而蘓死則渝盟如氷是其時勢蘓之手暫塞川流而逆者歟故曰

烏謂非美利乎然而時論歸惡於蘓豈必在張之暴其短哉悍提一決張乘其勢遂聲其横死而嫁罪惡於蘓以扶己之說已蘓之死自取已論然隣死而復讎於身後其知權可觀已張儀之才既不及司馬錯而其惡不止五百九十四里也猶能全首領亦惟虎狼之威耳要之蘓之刺股張之尒舌可謂能酬其志者矣雖然其志則金石卿相嗟乎鄙矣揣摩傾危何足論乎

漫遊草巻之二

内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